

王文成公全書

一七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六

續編一

德洪葺 師文錄始刻于姑蘇再刻于越再  
刻于天真行諸四方久矣同志又以遺文見  
寄俾續刻之洪念昔葺師錄同門已病太繁  
益錄若可緩者既而伏讀三四中多簡書墨  
跡皆尋常應酬瑣屑細務之言然而道理昭  
察仁愛惻怛有物各付物之意此師無行不  
與四時行而百物生言雖近而旨實遠也且

師沒旣久表儀日隔苟得一紙一墨如親面  
覲况當今師學大明四方學者徒喜領悟之  
易而未究其躬踐之實或有離倫彝日用樂  
懸虛妙頓以爲得者讀此能無省然激衷此  
吾師中行之證也而又奚以太繁爲病邪同  
門唐子堯臣僉憲吾浙嘗謀刻未遂今年九  
月虬峯謝君來按吾浙刻師全書檢所未錄  
盡刻之凡五卷題曰文錄續編師胤子王正  
億嘗錄陽明先生家乘凡三卷今更名世德

紀弁刻於全書末卷云隆慶壬申一陽日德  
洪百拜識

## 大學問

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  
之全功使知從入之路師征思田將義先授大  
學問德洪  
受而錄之

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  
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  
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  
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

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  
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  
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  
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  
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齦觫而必有不  
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  
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  
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  
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

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旣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圮類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

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

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  
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  
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  
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  
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  
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  
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  
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  
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

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

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  
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  
善而驕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  
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  
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  
墮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  
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  
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  
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

而不止於規矩矣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紜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旣知至善之

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  
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  
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  
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叢  
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  
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  
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兩物而  
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爲始能得爲

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爲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畧是矣即以新民爲親民而曰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其說亦未爲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耳夫木之榦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旣爲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旣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爲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民德親民焉可析而爲兩乎先儒之說是蓋

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爲一事而認以爲兩事是以  
雖知本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爲兩物也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  
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  
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  
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  
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  
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  
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

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  
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  
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  
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  
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  
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  
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  
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  
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

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  
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  
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  
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  
如云喪致手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  
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  
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良知者孟子所謂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  
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

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旣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歎然捨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旣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